



日本 松川事件 被告佐藤一的

獄中手記

汲 汶 譯

東北青年出版社





日本「松川事件」被告佐藤一的

獄中手記

汲 汶 譯

東北青年出版社



目 錄

寫在前面	譯者
一個對四個	(一)
吼叫的狼	(五)
一天早晨的憤怒	(一二)
沉默的爆發	(一三)
「水妖之歌」	(一六)
關於德語	(二〇)
在黑暗的小屋子裏	(二二)
起訴以後	(二五)
「殺死你！」	(三二)
「赤旗報」	(三八)
後記	(四一)

一個對四個

被捕以後，福島地區警察署把三樓的大屋子，做了他們的審訊室。

在這所空洞的大屋子裏，雜亂無章的堆放着一些灰塵落了多厚的破桌爛椅，看來簡直像一所倉庫。

在這所整個的樓房，只有這裏的窗子沒有用白布遮蔽，是否因爲大窗子太多，使他們想不出適當的辦法擋住人們的眼睛呢？那些在大屋子以外用白布遮蔽着的窗子，嚴密得裏外看不見。

總之，這間屋子的存在是極特殊的。就在這裏，每天從午前八點鐘起到晚上十點鐘，十點鐘，或者更晚，老是有三個人仇恨的對峙，浪費着寶貴的時間。

所謂三個人，就是我和福島地區署偵探長榎，還有自稱爲福島縣捕人一等能手的喜多方署偵探長土屋。從今天他們加了一個人，已經是四個人了。

對於這個新增加的人，我要求他說明他的官職和姓名，他沒回答；我又強硬地要求釋放，他依然沒回答，後來就進入了沉默。

可是，榎和土屋兩個傢伙，相對的看了一下：

「真討厭，咱們喝點茶吧！」說着擺上茶碗倒上茶，兩個人又回頭來盯着我。

這時，我把視線移向窗外，望着隔道的一所醫院模樣的建築物，那裏不時地出現着穿白衣的醫生或護士裝束的人，安慰着我的無聊。在那所建築物的後面，遠遠地能看見縣亘起伏的山景，那山景比起我剛來時所看到的，顯然是改變得很快，現在已經是滿目秋色了。

我一邊望着這些景緻一邊想：他們這樣審訊打算繼續到多咯呢？從頭到尾的回顧起往事……。

首先，想起了他們最初對我的審訊：問我來松川幹什麼？還把一些我不認識的人名，列出來問我：

「這個人，你一定知道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從前你來過福島市沒有？」

「問這些事情無用，不如你們把我在什麼時候、什麼地方、幹了什麼事情的證據拿出來！」

他們不回答，實際是他們回答不出來，因而陷入了沉默。

他們鬼鬼祟祟地望着我，我滿腹憎恨地怒視着他們。如此，長時間的怒視，使我感覺到疲勞，只好再藉着望看山景和天空來提精神。在這樣的時間裏，望着那遙遠的山景和浩蕩地

青空，有誰能知道我的心情，宛如看見了親近可靠的朋友一樣呢！

停了一會兒，他們又重複老調的說道：

「裝糊塗你能裝到那裏去！我們早掌握着確實的證據。」

……謊話，看你們一個個的嘴臉吧，能有什麼證據！……我照樣用怒視回答他們，說：

「既然有證據，還有什麼必要問我，有證據就拿出來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請問，把發現的證件螺絲鉗放在排水溝裏洗的是誰，不是你們嗎？……如果說犯人湮滅證據，不如說是警察。」

「警察不能辦出那樣混蛋事……」

不用詭辯，事實就是警察辦的那樣混蛋事。從排水溝裏把螺絲鉗拿出來，把它洗得乾乾淨淨的。反過口來還說有指紋，鬼相信被洗過了的東西還能發現指紋！

「不但這一件，還有混蛋事呢。請問在現場附近實行戒嚴那天晚上爲什麼沒有捉到現行犯，是不是故意放走了呢？」

榎慌張地回答說：

「那天傍晚，我僅僅七點鐘以前在那附近……不知道那些事。」

從他這種狼狽地話裏；從松川站派出所警察佐藤的承認，能够聽出他們曾在火車脫軌的

地點附近，佈置過戒嚴網，使我想到這些傢伙在當時一定都在場，並且從榎的嘴裏，能夠判斷出在當時的松川附近，曾有過許多警察巡邏車，不斷地馳走，另外警戒車也出動了。這些事都從榎的無意之中洩露出來，急得土屋無法，只好拍了拍榎的肩膀，把他叫到了屋外。在他們談了些什麼之後，從新進來的時候，榎本想改變話鋒，但是我不放鬆仍舊追問他們：

「把我們當做嫌疑犯捉來，爲什麼不把犯罪事實拿出來，到底爲什麼？」

「我們是遵照上級的命令問你話，別的事不知道。」土屋聳着榎的臉插了這麼一嘴。

「你們是傀儡嗎？」

「也許是吧。」

「你們是聽從誰的話？」

「我們聽新井警察長的命令。」

「新井的上級是誰？」

「那個——」土屋歪起脖子沒說完，榎從旁邊搶着回答說：

「大概是吉田首相吧！」

好了，什麼都明確了，他就是犯人，就是吉田茂這個陰謀家！爆炸張作霖火車頭的是他，這一次顛覆火車的也是他。就說這次事件剛一發生，現場情況還未弄明白的時候，而相隔現場數百公里遙遠的東京，却什麼都知道了；並且指派增田發表談話說：「這一定是共產

黨幹的」。他這樣製造了這一事件，還反過來把罪過推到我們身上，真是卑鄙無恥的傢伙！我激憤滿胸，立刻提出抗議說：

「把吉田茂和新井逮捕起來！把我這個新的要求和要求釋放加在一起！」

如此一來，整個沉默起來，他們的審訊毫無進展。也因此，他們今天又新增加了一個人。我向那個傢伙望去，真是個討厭的東西：矮小的身挺按着個小腦袋，一副冷冰冰的面孔。連一點可端詳的地方都沒有；破碎的耳朵，紅漿漿地眼珠子，鼻下留着一撮小鬍，一脈酒鬼神色。若從全身的形状看來，簡直像一隻蠢笨的海狗。

我心想：這個傢伙今後也要來威脅我嗎？……我打量着這個敵手，在憎惡的同時「來吧」，增強了鬭爭情緒。但是，他一直沒有說一句話，只用他那陰險的眼睛睜了我一個整天。

吼叫的狼

十月二日。昨天來的那個傢伙，相對的坐在我的面前，表面上只有這一點不一樣，其他概同往日，仍然是四個人坐在這個空洞的大房間裏。但是這個房間裏的空氣却完全改變了，是實足地充滿着陰沉和悽慘。

「暴風雨前的沉靜」！……正像這一句話所表現的沉靜，支配在我們之間。他們個個滿臉殺氣，不停的盯着我，使我感覺到有什麼東西要壓倒我。

窗外秋風嗚咽，一陣陣地吹進來，吹動着靜坐在我面前的傢伙們吸的香煙氣，使得他們的面孔真切浮現。每次，從他們的眼睛都放散蛇目毒光，迫人不願睜眼。

他們裝做沉着，靜靜地吸着香煙，幾枝煙之後，新來的傢伙終於開口說：

「我是國警搜查課的安齊，從今天起要和你交朋友了。」

好個厲害的禮貌，聲音伴隨着動作，故做沉重，看起來，活像個說相聲的。

「像過去榎君和土屋君的辦法是不成的。」

他從什麼地方拿出辦法來呢？這完全是令人憎恨，壞人心情的話。他站起來繼續地說：

「別人全承認了，濱崎說你和杉浦幹的，你也招供吧！」

撒謊的傢伙在胡說八道啦！……我不示弱的瞪了他一眼。

榎從旁邊插嘴說：

「杉浦和太田都要招供了。怎樣？警察什麼都知道吧，你想不說那是辦不到的事！」

說完，安齊又接過去說：

「十六日半夜，你沒在家睡覺。有人看見你從八阪神社的台階走下來，跨過鐵路在東側走着。」

鐵路東側是個什麼地方？八阪神社的台階又是什麼地方？我從來到松川，連一次也未曾到過那裏。尤其是十六日晚上，我的的確確是睡在家裏。你們逮捕我就够了豈有此理，現在還血口噴人，更是豈有此理！「不去想這些吧，想也無用，……」我對自己這樣說，繼續仇視着他們，沉默着。

安齊，大聲吼叫起來說：

「喂，說話呀！沉默着不開口是什麼道理？不說話就是犯罪的證據。」

從早晨到現在，估計已經過了很長時間，因為他們那樣吼叫，使我感覺着時間過得特別慢，而且特別長。但是他依然繼續吼叫還不算完：

「這若是給從前的老警察，不消三天工夫就可結束了這件事。法律改變便宜了你，反而令人討厭的死不開口……就這樣嗎？……你就是不開口也有證據。那天晚上你在現場，是有親眼看見的。」

我對於這種胡說八道，實在忍無可忍了：

「你剛才說的話，的確是個了不起的問題，請你趕快把它寫在紙上，留做記錄好了。」

「我所說的話，沒有寫下來的必要！」

「即使沒有寫下來的必要，自己說的話總該是事實吧？如果敢負責任的話，寫下來是沒有關係的。不肯寫下來，就證明它不是事實。」

「就是沒有寫下來的必要！」

這樣一問一答之後，我說：

「好啦，我明白了，這是不負責任的胡說八道。不過，你可以肯定說這些話的時間嗎？」

我要求他承認說這些話的時間，他躊躇踟躕地看一看錢，極不耐煩的說：

「十點三十六分。」

安齊從早晨到現在，已經叫喚了兩個多鐘頭，他已感覺到他們這樣做法沒有一點結果，便轉過頭去向榎和土屋說：

「真是個頑固不開竅的傢伙！」說着做出個無可奈何的鬼臉。

榎很得意，顯示他好多天審問的經驗正確，早就預料到不會得到絲毫結果的樣子，苦笑了笑說：

「善鼻善眼地對待他是不成的。」

他們三個人重新點着了香煙吸着。一會兒，門上的暗玻璃映出了一個人影，土屋站起來推門走出去。在門後面同那人說了些什麼，回來之後，又招呼他們倆咬了一陣耳朵。只聽他們在談話中有「自首」二字，是誰自首了呢？是想讓我自首嗎？

到底說什麼「自首」的事呢？只見回到了座位上的安齊，比從前更放大聲音吼叫起來：

「任你怎麼樣耍花招，我們也知道了。」

我繼續沉默着。他又叫喚道：

「我可不是那樣容易上你當的人。」臉上騰地的現出殺氣，好像立刻就要發作。

「在滿洲，老子幹過特高（高等特務——譯者），殺過很多匪賊的頭（是指着中國抗日愛國志士和一般無辜的老百姓——譯者）。就現在也能一鼓氣砍掉五個六個人的頭。」

櫃和土屋在一旁噓着唾沫，瞪着眼睛，臉色發青。法西斯匪徒！——我從他的這種談話中間，連想出他們的很多的醜惡，馬上覺得有一股冷氣從背後沖上來。

——抹殺一切真實的法西斯！任何慘虐的勾當都能幹出來，瘋狂吃人的法西斯匪徒！

……是的，示弱了反會惹起他們的發狂，好，只有鬭爭！用全力與法西斯鬭爭！

不由的從心裏湧起了鬭志。我放開交疊着的腳，高挺胸膛，伸直上身，仇視着他們，和他們眼裏迸出來的邪光尖銳地在空間裏交叉着。……不能敗給他們，我失敗了就不是我自己的失敗……階級的責任感，異常飽滿的湧現出來。

「你瞞不過我！」他又吼叫起來。

「你知道嗎？老子在大陸（中國——譯者）吃過人肉，恐怕你們連嚐也沒嚐過吧！」

我聽了汗毛悚然起立，身上戰慄起來。……這是我連想都不願想的事，一想到人的屍體，就自然的把眼睛閉起來。現在他們談這些殘忍之極的話，我已緊緊地把眼睛閉上了。

在我的眼睛裏他們都變成了狼，包圍着屍體，貪饞的要爭奪吃肉——其中一隻狼倒拖着一具屍體……

我實在忍耐不住，把眼睛又睜開——又看見了這隻狼……

繼續沉默。一會兒，在他的臉上粘滿了油汗，眼看着他又變成了無力的東西，咆哮和罵聲也逐漸低微下來。

……初步的勝過了他們……這樣一尋思，身上便洩了勁，這是在極度的緊張中被解放了出來的鬆馳，實際是困倦了。

安齊終於無可奈何的搖搖腦袋，轉過臉去和他的兩個伙伴講話去了。

我望看遠山，望看天空，那美麗的青空，和平而自由地流蕩着白雲，經過連日連夜鬭爭而疲倦了的身體，渺然如乘雲飛去。

這，只是幻想而已！太殘酷了！想起了他們先前所說的殘酷的話，都令人不敢相信。但這並不是錯覺，也不是謊言。

安齊不斷的在他的兩個伙伴說話，尖銳地聲音刺得我頭鳴，深深地鑽進我的心坎深處，又把我重新的帶回了現實的世界。

「吃人肉火鍋是最好不過的，能壯陽補腎，聽說還能治肺病呢。」

他把這樣的事津津有味的談着，一個傢伙像惡心似的點着頭，一個傢伙好像很得味的淡

淡地笑着。

以後，他又繼續往下談，他說：

戰時在滿洲當高等特務。停戰以後無事可做，便失掉了生財之道。在他認為出力做工是最優的事，也就連想都不想。可是他是曾經當過特務的，他感覺生命是有危險的。因此白天躲在沒有人住的空房子裏，晚上再悄悄地走出來尋找死人的屍體，把死人的頭顱打破，取下死人的金牙換飯吃，苟延殘喘。——他說話的時候，聲色活現的形容着拔金牙的喀喀地聲音。最後他又補充的說：

「危險是危險，但是是一種挺不壞的買賣呢！……非再來一次戰爭不行，你曉得，我真喜好那種緊張的空氣。」

另外的兩個傢伙，聽得非常出神，也隨聲附和的說：

「不戰爭，不再到中國去幹一場，日本怎麼也不能……。」

法西斯匪徒！吸血鬼！爲了掠奪，在亞洲大陸上瘋狂一時的法西斯匪徒們應該是死絕了的。但是，事實上，還如此殘存，逍遙在這裏，用「公僕」的名義掩蓋原形，偽裝着。他們是只要一有機會，便要騎上人民的脖子逞兇，他們現在正在砥磨着毒齒。

——非打倒這些法西斯匪徒不可！……

這一夜一直熬到很晚。他們起先是疲倦了就換班。後來因爲整天的吼叫，咒罵，到了實

在無咒可唸的時候，才帶我回到監房裏。

一天早晨的憤怒

我鑽進了冷冰冰的被子，一邊望着頭上暗淡的電燈光，一邊想起白天裏他們所說的話。

……濱崎自首了？……真的嗎？……但是，那樣每天每日，從早到晚一個勁的被迫害着，……

先是引起了不安的情緒，接着，對於他們的暴虐，憎恨填胸，直想得呼吸困難，全身發硬起來。

……對！一定設法和他見一面，鼓勵他。可是那些傢伙們，禁止我們會面的招兒都使絕了，僅只對於這樣一所狹小的監房，就佈置了五個看守警察。想來想去，只想到早晨還有一綫可能會面的機會。

早晨到了，監房的門鎖鏘鏘作響，門打開了，聽見看守警察叫「洗臉」，我便向他們要求「等一會兒再去」，因為我想現在若出去是不會看見濱崎的。——也就是非在放他出去之前我出去是不能看見的。

還算幸運，看守隨手把房門帶上，走到隔壁的房間去了。我注意着，等到放濱崎之前，

我要求「到廁所去」。後來從廁所出來洗完了臉，又返回了廁所裏焦急的等着。

——一分鐘、二分鐘的過去，那是多麼長的時間啊！

終於等得不能再等了，才急忙走出廁所，奔向放洗臉器具的地方。突然，從那裏走出一個人來，一看正是濱崎。我趕緊湊到他跟前，小聲說道：

「喂，你怎麼啦？拿出勇氣來！懂得嗎，堅持到底，濱崎！」

我雖然這樣說，他是一言不發的避開我，而且把臉轉向一邊，緩緩地拖着他那無力的脚步走去了。

我驚異起來，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，從那兒也找不出他一個月以前的那種生氣勃勃地樣子了。而看到的是無精打采，臉色蒼白。

他是被拷打了？……我非常憤慨。對於敵人的憎恨在逐漸增長，燃燒起憤怒的火焰！

沉默的爆發

一天一天又一天的安齊們吼叫着，咒罵着：

「說出來吧！」

「你是犯人！」

「別人都自首了！」

「不說也不行，有證據！」

他們這樣亂嚷亂叫，好像預料到我一定能把自己當做犯人，到後來更變本加厲地咆哮起來。

但是，到底有什麼可說的呢！

我對於他們的吼叫已經不往心裏去了，不慌不忙地坐在椅子上，把腳交疊着，把手環抱着，冷淡地聽着他們叫喚。

他們，把同樣的話反覆的叫喚，在我厭煩了的時候，就看看遠景，望望天空，把耳朵傾聽着窗下行人木履的聲音；那種踢踢踏踏的聲音近來似乎也變得淒涼了，使我萌起幼年時期的許多回憶。

一天早晨被帶進了審訊室，一看桌椅的排列都變了樣子：我的座位是面對着牆壁，後面的窗邊堆積着桌子，他們的這種安排，是有意的不讓我望看窗子外面。

他們以為這樣做，就可以屈服了我，同時分外的加足馬力叫喊起來。我從現在，是不容分辯的要和牆壁相望了。但是能屈服嗎？相反的，鬭爭的意志更堅強起來了。這樣，老是要望着白白的地牆壁，除了無聊，就是累眼睛，因此我很長的時間，是閉着眼睛過的。

安齊看到我這樣，他就用紙寫上因火車出軌而犧牲了的三個人的姓名，掛在我的眼前：